

年香氤氲

凌泽泉

一点点聚拢来的，除了温馨的爱情，就是抹在新年脸上的脂香。氤氲的年香，仿若美人的香，“含辞未吐，气若幽兰”。罗娟团扇轻遮樱桃小口，轻挪碎步的妙龄女郎，衣袂飞处，清香涟涟。

腊八是年在轻叩门环。红豆、大枣、桂圆、枸杞、冰糖与饱满的米粒聚在一起，在鼎沸的铁锅中翻滚打闹，一阵阵果实的香气顶开锅盖，在厨房里东闯西撞，遇到窗缝，便闪身逃逸。不安分的粥香在庄户里闲逛，被立在枝头的鸟儿衔走，一庄子的人都能闻到这温润轻盈的年香。

青花瓷碗里，盛放着热气腾腾的腊八粥。五颜六色的粥里飘散出的谷物醇香，从眼眸处滑下，柔软地吻过鼻尖，被一勺勺送进口中，一缕缕浓稠的甜香便缓缓地落入肚中。吮吸着腊八的粥香，一抬首，便与新年隔河相望。

腊八一过，日子便有了别样芬芳。檐下竹竿上挑着的一串串腊肉，揉进了暖暖的日光，开启了香味的出口，且日渐浓烈。取一块腊肉摁在案板上，切成薄片，撒些姜末蒜泥，佐以尖椒，浇上素油，蒸在饭头上，锅盖摁不住地喷香，早已欢快地蹦跳到门外，喊来鸡鸭和小黄狗，就连地里的铁锹和锄头也想早点打道回府。

庄户人家最忙的要算腊月二十九。农家大多置有两个灶洞，大灶洞里，架着新劈的陈年老树根，火舌疯狂地舔着锅底，要将年糕的面孔蒸成肥白的模样。灶台上方，团团的水蒸气贴着屋顶，厚厚地往下压，意欲摁住从草锅圈里冒出的热气，但最终还是徒劳，那香气狡猾得很，死死地拽住水蒸气的衣襟不放。满屋的水蒸气流到门外，与邻家的同伙亲热地说着闲话。小灶洞里，燃烧松枝的清香噼啪作响，锅里煨咸肉的香气更多的是飘上去，也有少许落下来，与松枝之香携手共舞。肉香勾出了孩子们肚里的馋虫，围着锅台转的小眼睛巴巴地盯着那被热气顶得嗷嗷叫的木锅盖，

若锅盖的一角被掀起，小手便趁机抢一块塞到口中。

白案台前，白瓷盘里摆放着红脸的萝卜、赭色的荸荠、瘦长的韭黄、卷黑的木耳、青碧的辣椒、水汪汪的豆腐、碧绿的青菜……洋溢着淡淡的清香；红案台上，青色瓷盘里，新卤的牛肉、清炖的羊肉、条状的白斩鸡、葱花点缀的鲜鱼、浅黄的蛋卷……无不飘出油腻的浓香。满桌的菜肴就像出操的队伍，正在静等着除夕年夜饭前鞭炮的炸响。

年三十的团圆，不分距离的远近，不管年岁的大小，即便跨越千山万水，也要跋山涉水归来，即便肩负重任身缠万事，也要推开卸下。这一天，各色菜肴之香就要聚齐，所有的亲人都要围坐在桌前，一边品菜吮香，一边唠着家常。浓浓的年香拂过来，在眉宇间丢一份欢喜。甜甜地亲一亲晚辈的脸颊，在岁月的飞逝中欣慰于小树的茁壮；淡淡的年味飘过来，就在笑眼中蓄一份祝福，悄悄地亲一亲长辈的鼻尖，面对早生的华发说一声珍重。

鼻尖是敏感的，总能最先感知到香气的飘来。鼻尖也是幸运的，所有的香气都要吻过这座山峰方能到达鼻孔抵达肺腑。

年夜饭桌前，启开陈酿，闻到了人间最美的酒香。饮着佳酿，醉眼朦胧，真乃“今夜剩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遇在梦中”。饮一杯米酒，牵挂尽在不言中。一汪澄澈的米酒斟满剔透晶莹的高脚杯，浓醇的香气夹着热乎乎的菜香扑入肺腑，一年来的酸甜苦辣都在举杯畅饮中缓缓消融。

沏一杯清茶，观片片茶叶浸润杯中，抿一口，清脾润心。一茶一世界，一壶一人生。软红十丈，流年似水，粗茶淡饭，足慰身心。人生如茶，浮，则闲看白云；沉，则俯身大地。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才是最简朴的人生。如茶之五味，酸甜苦辣咸，即使舌头尝苦，细嚼味犹在，抑或香已淡，细品意仍存。松开紧绷的心弦，年的香气里，氤氲着人生的深沉思考。

五颜六色的糖果看上去很是喜庆，剥开彩色糖纸，塞入口中，直到将薄如蝉翼的糯米纸舔到融化，糖果在口腔里翻腾跳跃，温润而绵长的甜味自舌尖向全身蔓延，甜甜地滋润着人们的心房。新年，就需要这份香甜，轰轰烈烈地闹腾在人间，就需要这份甜香，直白地袒露出生活的甜美。

置身于年香之中，就请让你的衣襟多沾些谷物之香，让你的衣袖多沾些腊肉之香，让你的裤管多沾些柴火之香，让你的鞋底多沾些泥土之香，让你的鼻尖多沾些岁月之香，让你的肺腑多沾些亲情之香。因为以后的日子还会刮风还会下雨还会起霜还会飘雪，纵有再多的坎坷，再多的磨难，只要有年香萦绕心头，就定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。



雪乡 李昊天 摄

苎麻

王太生

麻和桑，是在一起的。两种植物合起来，有一种混合的植物清香，还有一个很农耕的词：桑麻。

陌上青青。桑是常见的一棵树，婆娑在《诗经》的风中，与蚕和丝绸有关，而麻却是一个隐者，逍遥在不为人知的丰腴膏泥，莹莹水泽。

麻可作纸，质地坚韧、厚实。南宋词人刘克庄的“三麻九制笔如神”，在纸上游龙走凤。唐宋时，一纸任命诏书，用黄、白麻纸书写，上面密密麻麻，或抑疏朗简洁，临危受命，赈灾济贫，不知写过谁的名字？

陶渊明的《归园田居》，“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。我麻日已长，我土日已广”，二三闲人，盘腿而坐，闲聊农事家常，描绘了恬淡的乡居时光。

儿时市河，河上有船，岸上市井，坡上遍长野苎麻，麻生街衢旁，丛叶高密。儿童躲身其间，捉迷藏，流连忘返。野麻地里，光线流影，绿意盈盈。坡上，麻根筋络凹凸连横，抱岸而眠。

野苎麻，《纲目拾遗》记载，“生山上河塹旁。立春后生苗，长一、二尺，叶圆而尖，面青背白，有麻纹，结子细碎，根捣之，有滑涎。”《蜀本草》又说：“苗高丈已来，南人剥其皮为布，二月、八月采。江左山南皆有之。”三国时陆机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，“根地中，至春日生，不岁种也。”交代了苎麻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不需每年重新栽种。

草木茂盛的城池，雨水充沛，野苎麻在温润中欢愉生长。

苎麻作为纤维提取作物，茎皮可以用来制绳。一条绳子，纤维蘸水，当麻受力绷紧时，水雾珠霖，腾腾四溅。三四纤夫，拉着船，走在草密水阔的高岸，或将一条船，如拴驴扣马，系在河边那棵歪脖子老柳

树上，静静泊岸。

人分高矮胖瘦，绳分长短粗细。

粗麻绳，力拔山兮。除了拴船，也可用来吊装重物，或者在山间架起一道绳索桥。上小学时，老师经常组织我们拔河比赛，两端各二三十个学生对抗，小手紧擦，用尽吃奶气力。

细麻绳，一缕纤细，可以绑辎重货物，系精巧细软，捆嗷嗷猪崽，束活蹦鸡鸭，绳有纤维绒须。以前在乡村镇市，常见农人拎一摞茶食走亲访友。细麻绳，呈十字状，将那些花花绿绿的盒装茶食糕点，捆扎结实，有棱有角，余出的一段，缩一个活扣，挂于车龙头上，晃晃悠悠，招摇过市——这是细麻绳所带来的规范、约束的管理效用。

苎麻也可用来编织麻袋，散发着植物气息的麻袋，纵横经纬，将米、麦、谷物等装入其中，一只麻袋渐渐鼓起，饱满丰盈，运送到很远的地方。我见过农人用笔墨在麻袋上写字，极像交作业的小学生，在本子上，工工整整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
夏布，用苎麻纯手工纺织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有专门记录麻料脱胶工序的：“东门之池，可以沤苎。”麻经脱胶、漂白、经纱、刷浆编织成布。神农誉麻，史称“富贵丝”，西方称它为“中国草”。

三伏天穿过一件亚麻短袖，大汗淋漓，却吸汗透气。亚麻为料，是一件会呼吸的衣裳。化纤年代，人们寻求返璞归真，亚麻衣裳也是文人的散淡行头，一种文化符号。

一根麻绳，到底能承受多大的重量？这取决于麻的韧性和拽劲，纤维的拉伸、延长，承受着生活的竞争拉力。某个晚上，我在灯下写字，恍若听到麻绳内部所发出的，痛苦撕裂般的声响。

